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1年10月26日 星期二

责编：高 乔 邮箱：guojihwb@126.com

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是为『人权』吗？

本报记者 高 乔

环球热点

“在戏剧性地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3年半后，美国于近日重返该机构。”法新社报道称。近日，第76届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包括美国在内的18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其中，美国在193票中获168票，得票率是倒数第二。

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是为“人权”吗？美国的重返将为人权理事会工作推进和全球人权事业带来什么？专家分析指出，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为美国改善本国人权问题、参与推动全球人权事业提供了可能，但必须警惕美国的“人权问题政治化”图谋。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场。 资料图片

“退群”“返群”——无耻进行政治操弄

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个“虚伪和自私”的机构，是一个“具有政治偏见的污水池”。美国“任性退群”的举动在当时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美国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纠葛”，自人权理事会成立之初就一直存在。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现有47个成员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06年成立，取代了饱受批评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美国小布什政府曾反对加入人权理事会，使得美国直到2009年才加入该机构，当时的奥巴马政府表示，要从内部努力改善人权理事会。2018年6月，特朗普宣布退出人权理事会，理由是该机构对以色列的“偏见”以及未能“保护人权”。2021年2月，拜登政府宣布，美国以观察员身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拜登政府重返人权理事会，是为了加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人权主张。”《纽约时报》报道称，在总统竞选时，拜登承诺，如果他当选，将让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并表示他的政府将“努力确保该机构真正实现其价值观”。在今年联合国大会讲话时，拜登声称，美国的三大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捍卫人权、民主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调整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将人权议题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关键议题，重返人权理事会与其外交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同时，拜登政府认为，在全球范围内以人权议题推进美国政治议程，需要走多边主义道路。因此，拜登政府对前任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校正”，一直在重返前任政府退出的国际组织，借此重回国际舞台中央。对美国而言，重返人权理事会的核心目的，不是参与，而是领导该组织。美国希望增加其在人权议题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重新占领所谓“人权卫士”的“道德高地”。究其根本，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是为了利用人权理事会等多边机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借此展开符合美国地缘政治利益诉求的无耻政治操弄。

劣迹斑斑——“双重标准”维持霸权

“美国仅针对其敌对国家的人权记录进行批评，对其盟国或与之存在战略利益的国家内侵犯人权的行为，则持纵容的态度。”半岛电视台网站报道称。

一直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权记录劣迹斑斑，不仅多次受到人权理事会批评，也引发多国强烈不满。2021年8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开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多国代表指出，美国的军事干涉给阿富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2020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次会议召开种族主义问题紧急辩论，这是人权理事会历史上首次就美国人权问题召开紧急会议。同年11月，美国在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轮国别人权审查时，因种族歧视问题招致国际社会严厉批评……无论是美国国内抗疫不力、民主失序、种族歧视、社会撕裂、贫富分化等问题，还是美国发动对外战争、强制遣返移民、悍然“退群”、单边制裁等霸权行径，都令美国“人权卫士”的形象不断受损。

“人权观察”组织指出，尽管拜登政府承诺将人权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基石，但自上台以来一直对种族主义的蔓延无能为力。除了美国社会存在的结构性种族主义之外，拜登政府还无法解决警察虐囚、监禁率方面存在的种族差异问题。

“在人权问题上，美国热衷于搞‘人权观’输出，在国际人权领域顽固坚持‘人权高于主权’，借此干涉他国内政。美国一方面对本国在人权领域的斑斑劣迹‘选择性失明’，一方面不断借人权议题干涉、打压他国。这种‘双重标准’背后有许多深层原因。”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俊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其一，美国对本国的政治制度、人权保障制度等有着超乎寻常的自信，这种优越感使其不愿承认本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缺陷；其二，近年来，美国相对实力减弱，存在一种战略焦虑，担心其他国家日益上升的制度与道路吸引力危及本国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以人权议题作为其对外战略的支柱之一，通过在人权问题上炒作议题、污蔑他国，从意识形态领域给其他国家的发展制造障碍，巩固其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地位。

“拉小圈子”——“人权”当成政治工具

在近期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美国现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美国“将使用我们可以使用的一切工具，从提出决议和修正案，再到在需要时进行投票等。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与人权捍卫者站在一起，反对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她还承诺，美国将反对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的过度关注，将反对选举具有恶劣人权记录的国家，并鼓励那些致力于在本国和国外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寻求成员资格。她宣称：“中国是白宫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美国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的做法由来已久。”毛俊响分析，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就开始借人权问题挑起政治对抗，尽管具体方式和手段有所变化，但这种政治化思维延续至今。尤其在对华策略上，美国企图通过频繁炒作涉疆、涉港人权议题，令中国在人权领域陷入被动防守状态。这是美国利用人权议题的新“打法”，延续的还是人权问题政治化的旧思路。

“人权理事会的一大功能是加强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国家在人权议题上的理解、交流和对话，为合作解决人权问题提供平台。”李海东表示，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为美国改善本国人权问题、参与推动全球人权事业提供了对话渠道和合作平台。但鉴于美国此前在人权议题上的“不良习惯”和“黑历史”，人权理事会必须警惕美国将人权议题作为政治工具、以确保本国地缘政治优势的不良企图，避免被美国扭曲其正常功能。

毛俊响指出，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是美国重归多边主义的行动之一，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美国的多边主义是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有局限的多边主义。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会借意识形态“拉小圈子”，组成价值同盟，结成政治集团。这可能造成人权理事会内部的分裂和对人权议题的政治化操弄，对人权理事会正确行使职能造成负面影响。此外，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很可能利用这一平台在对华议题上继续“兴风作浪”，继续炒作涉疆、涉港等问题。“但是，美国此前作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时，也没有掀起多大的风浪，如今的人权理事会更不可能是美国为所欲为的平台。”

观象台

国际人权平台由不得美国任性胡来

□ 贾平凡

10月14日，第76届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包括美国在内的18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自2022年1月1日起接替结束任期的成员。这是美国在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3年后，再次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然而，美国的回归过程并没有“王者归来”的霸气，反倒颇具讽刺意味。这次投票是从18个候选国家中选出18席，各国只需要获得简单多数支持票即可，并不存在什么悬念。但尴尬的是，美国的得票数在18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二。

美国的低得票数显然与其近年来在人权理事会中的种种恶劣表现密不可分。2018年6月，特朗普政府指责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存在偏见”以及“无法有效保护人权”，大骂人权理事会是“虚伪自私的机构”、“政治偏见的臭水沟”，在“改革人权理事会”的无理要求被拒绝后索性“退群”。然而，今年年初，拜登政府甫一上台，便高调宣布，要“将人权置于外交政策的中心，并重申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道德领导地位”。以观察员身份重新跻身人权理事会之后，“美国基本上只聚焦于一件事，那就是中国。”日内瓦智库“环球人权团体”执行董事利蒙直言。美国纠集一众盟友，以“人权”为武器，频频在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上对中国发难。今年6月底，美国众议院甚至审议通过了“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与接触法案”，意在提高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力并在人权方面施压中国。

作为联合国大会的下属机构，人权理事会的职责本是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和保护人权，审议侵犯人权的问题并对此提出建议，但美国私心作祟，竟然将其变成以人权之名打压中国的工具。

借助人权理事会等平台，本国人权纪录劣迹斑斑的美国，高扬“人权卫士”幌子，洋洋自得地站在“道德高地”，大肆炒作别国人权议题。而当自身或盟友受到人权问题指控时，美国却迅速变脸，轻则反诬对方、甚至退群，重则扬言制裁，霸权嘴脸令人侧目。比如，3年前，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启动调查“美国人在阿富汗犯下的战争罪行”，美国政府立刻威胁对相关法官和检察官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等。

美国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的行径注定不得人心，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反对和抵制。10月21日，美国、法国等少数国家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审议人权问题时，对中国发起无端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当场予以严厉驳斥、坚决拒绝，80多个国家呼应中方立场，多国发言支持中国，会场形成支持中国的强大声势。9月24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上，巴基斯坦等65个国家表态支持中国，强调香港、新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外界不应干涉，支持中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今年6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美国怂恿加拿大挑头“调查”新疆，大搞“反华联合声明”，中方与之激烈交锋并获得90多国声援支持。

“尽管当选为人权理事会成员，美国的人权记录仍然存在很大问题，尤其是因为该国尚未批准或完全执行重要的国际人权条约，并且未能执行区域和全球人权机构提出的建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批评称。

由此可见，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际社会，人们已对美国无视本国人权现状、却利用国际人权机构打压他国的行为啧有烦言。事实一再证明，美国根本不配当什么“人权卫士”，更没资格充当“颐指气使的教师爷”。

低得票率入选人权理事会，给美国敲响了一次警钟。如果美国政府能以此为契机反躬自省，推动国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并为国际人权工作贡献力量，则是世界人权事业的幸事。不然的话，人权理事会不仅不会成为美国重塑影响力的平台，反而会成为美国人权劣迹频频曝光、政治操弄频遭斥责的“伤心之地”。

《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新书发布

本报电（记者**高乔**）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政党研究平台成果《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布会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办。本次研讨会邀请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各界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学科理论价值。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政党研究平台共同举办。

据悉，《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书中，从“时间维度：天涯共此时”“空间维度：天涯咫尺”和“自身维度：天下大同”三个维度，对为什么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哪里来、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根本问题进行透彻分析，以多学科视角，为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拓宽思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阿尔布劳评价称：“相信这本书将引发广泛的国际共鸣。”

中国贡献全球15%的进口增量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近日表示，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国前3季度外贸数据近日出炉。从进口看，1至9月，中国进口近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2.6%，规模创历史新高。从国际看，据世贸组织最新数据，上半年中国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同比提升0.7个百分点至12%，贡献了全球15%的进口增量。

束珏婷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扩大进口，推动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

（**据新华社电**）

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短缺困局

本报记者 **林子涵**

天然气价格飙涨，原油库存降低，煤炭生产紧缩，燃料供应告急……寒冬将至，近期全球多个主要能源消费区面临能源短缺困局，令经济复苏和能源安全蒙上阴影。专家指出，受供需失衡、能源转型、金融因素等影响，短期内全球能源价格不会明显回落。

能源价格飙升

据路透社报道，近期全球能源市场发生严重的周期性能源短缺，表现为全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区的天然气、石油、煤炭库存低于平均水平，价格急剧攀升。在天然气市场，欧洲当前库存比疫情前的平均水平低15%，美国则低5%。欧洲即月天然气期货价格同比上涨500%以上，东北亚上涨600%以上，美国上涨140%。在石油方面，美国商业库存比疫情前的平均水平低5%，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商业库存也比2015—2019年的平均水平低5%左右。

受天然气等能源供给影响，欧洲电费价格大幅飙升。《经济学人》杂志称，自9月初以来，德国和法国的批发电价分别上涨了36%和48%，当前徘徊在每兆瓦时160欧元左右，创历史新高。在英国，电费价格则高达每兆瓦时385英镑。

在亚洲，煤炭价格也接连走高。据彭博社报道，在煤炭生产大国印度，煤炭储量连续三周每日下降。该国发电站的煤炭库存比去年减少了80%，导致现货电价飙升至过去12年的高位。

能源价格上涨抬升下游行业生产成本，对电力供应和冬季供暖产生不利影响。《纽约时报》称，在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化学品、钢铁、陶瓷和其他需要大量能源的产品制造商的利润遭到挤压，一些工厂已暂时停产。西班牙《经济学家报》网站报道称，全球范围内的能源价格大涨，推高生产成本和家庭开支，危及经济复苏。

多重因素叠加

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院长王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能源供需不平衡、绿色转型激进导致化石能源生产投资不足、美国等经济体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异常气候等因素，共同引发全球能源价格上涨。

“国际油价方面，在经济复苏整体趋势下，全球原油需求增长提速。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部分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联盟（OPEC+）目前原油产能释放滞后于需求增长，导致市场供应偏紧。美国增产幅度较低，进一步加大供需缺口。”王震说，“天然气方面，今年年初北半球寒冬，导致欧洲、美国库存水平降至历史低位。4月份以来，全球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利用率大幅下降，加剧紧缺局面。”

王震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实施了大尺度宽松政策，尤其是美国肆无忌惮地推行“无限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由疫情前的3.95万亿美元暴涨至8.45万亿美元。货币贬值与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需求增长相叠加，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普遍暴涨。

此外，全球异常天气进一步加剧能源短缺。路透社指出，2021年2月美国得克萨斯州暴风雪、飓风“艾达”袭击美国墨西哥湾地区，打击油气生产设施，抑制产能，导致能源价格短期内快速攀升。

《福布斯》杂志网站日前发表专栏文章称，能源匮乏、能源价格飙升、工业停产和煤炭使用激增都是欧洲急于采用可再生能源的结果，对该地区能源和电力系统的可负担性、弹性和可靠性缺乏考虑。当前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陷入能源危机，部分原因是风旱导致该地区风能产量在过去数月减少了多达20%。

短期或难扭转

国际能源组织10月发表报告指出，欧洲天然气自主保障供应能力正在下降，目前多个北海天然气田面临枯竭，欧洲天然气工业的鼻祖——荷兰格罗宁根气田将在2022年关闭，这将进一步加大欧洲各国对天然气进口的依赖。

王震指出，能源价格上涨将加大欧美经济风险。欧洲方面，能源价格的暴涨对欧洲工业、批发零售与运输行业增长产生较大压力。美国方面，当前美国汽油价格已经升至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能源价格上涨，本届美国政府推行经济纾困政策、基建计划等也将面临巨大阻力。

美联社报道称，欧盟委员会本月公布了一系列遏制能源价格的提案，建议27个欧盟成员国采取减税、国家补贴等措施，帮助家庭和企业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影响。然而，彭博社指出，欧洲各国正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由于成员国能源来源和战略利益的不同，欧盟的联合行动变得困难。

王震表示，全球主要经济体加快能源绿色转型，导致油气行业投资不足，进而引发供应短缺，是能源价格潜在上涨的重要影响因素。

“2025年前，预计全球油气上游投资将逐步增长，然而受全球能源转型的影响，仍难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由于油气上游投资持续在低位徘徊，产能增速明显减慢，预计短期内全球能源价格不会快速回落。”王震说。